

任东

用扳手“拧紧”匠心

■ 本报记者 钟兴茂(图片由受访者提供)

“现在它是静止的,但它的最高转速每分钟能有10万到20万转。”

“别只是看,上手摸一下,手感也很重要。”

晨光里,在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汽车实训车间,身着深蓝色工装的任东,正在给大一学生讲授发动机的工作原理和常见故障。他伸手去调试发动机上的废气涡轮增压器,鼻梁上架着的黑框眼镜,挡不住专注有神的目光。

从川东农家子弟到全国技能大赛冠军,从企业技术骨干到职教名师,16年来,任东的身份几经变换,但始终握紧扳手,扎实学习汽车维修技能,创新破解车企难题,通过产教融合培育职教新人,用自身经历告诉学生:“扳手也能拧出精彩人生。”

由企转教

把“实战经验”传递给更多人

“读书时,学校实训设备紧张,为了尽快熟悉器械,我常常课后也留在车间,用粉笔在黑板上反复临摹发动机结构图。”任东回忆。

2007年秋天,19岁的任东带着对机械的痴迷,考入了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汽车运用技术专业。“那时候,我没有专科、本科的概念,就想着学了这一行,那就要学出名堂。”即便是周末,他也常常泡在车间里,对着实训台架拆装零件,手指被划出血痕,也只是简单包扎,继续埋头练习。

功夫不负有心人。2010年,任东在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一举夺魁,成为学院该专业首个国赛冠军。毕业后,凭借扎实的技术功底,他顺利入职知名车企,从学徒做起,仅用1年就成长为技术骨干,是公司最年轻的班组长。

学习上认真踏实、追求极致的劲头,他同样带到了工作中。一次,为解决某品牌汽车故障灯报警难题,任东连续一周蹲守在近零度的车库里,设计出解决方法不仅让该故障投诉率骤降92%,相关技术还成为行业通用的解决方案。

“这段企业经历让我明白:技术的价值,在于解决实际问题;而教学的意义,在于把这些‘实战经验’传递给更多人。”因此,2014年,当母校向任东发出邀请,希望他重返校园任教时,任东毫不犹豫地放弃了企业的高薪工作。“企业里的技术经验,如果能变成学生的‘敲门砖’,比我自己拿高薪更有意义。”他说。

回到校园后,任东充分发挥“双师型”教师的优势,将企业标准深度融入课堂。他主动加入与宝马、丰田等企业合作的项目,考取厂家培训师资质,开发《汽车电气设备检修》国家规划教材和在线数字资源库,让学生在校园里就能接触到行业前沿技术。

学生果机布且说:“任老师讲课不空洞,他讲的故障案例都是真的,我们到企业实习,发现他教授的都是前沿技术。”

赛场争锋

创造“师徒同冠”佳话

“作为职教老师,站在赛场上,才能教会学生最前沿的技术。”在任东看来,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密不可分,知识和技术更新迭代很快,因此不仅要在教学中推动产教融合,还应通过竞赛让学生掌握更前沿的技术。“老师更应先掌握,不然怎么交给学生。”2023年,35岁的任东做出一个大胆决定——以选手的身份,和学生一起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届职业技能大赛。

备赛期间,任东过上了“白+黑”“5+2”的生活。他每天陪参赛学生刘耀木训练到凌晨,为了验证混合动力汽车的上电控制逻辑,两人端着盒饭在车上就展开讨论,常常等到饭冷了才回过神来。刘耀木进行制动系统排故训练时总因步骤疏漏扣分,任东就自制“流程纠错板”,用不同颜色标注关键节点,陪着他反复演练100余次,直到每个动作形成肌肉记忆。

每天,学生训练结束时已经是深夜,而任东自己的训练才开始。半夜,学校巡逻的保安总能在实训车间,看到任东戴着头灯、弯腰核对电路图的身影。保安打趣道:“任老师的工位比床还舒服。”为了适应全新混动车型的维修要求,他将某品牌混动车的200余根线路按功能分类,制作成1.8米高的思维导图挂在训练室,每天晨会时带领团队背诵核心参数;技术文件提前一个月才公布,他就把电路图抄在卡片上,“走路、吃饭时都拿在手里背”。3本写满批注的备赛笔记、200余次故障模拟训练,让他手上的老茧磨破又新生,指纹被机油浸得模糊不清。

决赛第三天,意外突然发生。在进行底盘检修模块时,任东的右臂突然抽筋——长期高强度训练早已让他肌肉劳损。当时离比赛结束只剩50分钟,放弃就意味着前功尽弃。他咬着牙申请暂停,冲进厕所用冷水冲淋手臂缓解疼痛,戴上护臂后立刻返回赛场。手指疼得握不住扳手,他就用掌心抵住工具强行操作,金属工具硌得掌心发红,他却始终没有停下。最终,他成为全场唯一完成该模块的选手。

颁奖台上,任东缠着绷带的右臂与金牌交相辉映,裁判长动情地说:“这是我见过最有血性的选手!”更令人振奋的是,与任东同场夺冠的,还有他的学生刘耀木。师徒俩分别斩获汽车维修、汽车技术项目金牌,创造大赛“师徒同冠”的佳话。

赛后就医,医生发现他右臂肌肉纤维已有3处撕裂,可任东只休息了3天,就回到训练场复盘比赛,将赛场经验整理成教学资料。比赛中,他因高压系统检测流程失误导致扣分,便连续3天熬夜编写了“新能源汽车高压系统检修指南”,总结出更优的检测方案;汽修赛项目日均10小时的高强度操作,让任东明白体能训练对学生的重要性,于是联合体育教师开发出“汽修体能训练包”,设计“深蹲+扳手传递”组合训练,使选手核心稳定性提升40%,在2023年国赛中,他指导的选手全部完成所有比赛模块,体能储备比其他省份选手平均多2个小时。

以老带新

“让工匠精神像滚雪球一样传递”

“任老师,我实在撑不下去了,想放弃比赛。”2023年,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备赛期间,刘耀木找到任东,眼里满是疲惫。他因训练压力过大,多次出现失误,心态濒临崩溃。

任东没有批评他,而是找来学院教师、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银牌得主杨文浩,向他分享应对失利的经验。杨文浩也曾是任东指导过的学生,备赛时因焦虑怒砸过扳手,当时是任东捡起工具,对他说:“不要紧,砸坏了我的,但技术不能砸没了。”这段故事让刘耀木重新振作,最终一路过关斩将拿下冠军。

“赛场是检验技术的最佳舞台,更是传递工匠精神的直接途径。”在任东看来,带学生参赛不仅是为了拿奖,更重要的是让学生在备赛的过程中反复训练、不断磨炼技艺,

任东

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,高级技师,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,入选四川省“天府青城计划”天府工匠,被授予“四川工匠”等荣誉称号。

培养艰苦奋斗、精益求精的精神,并在同龄人的影响下,积极进取、追求卓越。

因此,为了让不同基础的学生都能找到适合的成长路径,任东构造起“新秀组一攻坚组一冠军组”阶梯式育人模式。针对新秀组学生基础薄弱的问题,他制订“每日一技”计划,从握扳手的姿势、螺丝的拆装教起;攻坚组侧重复杂故障排查,任东会带领学生拆解真实故障车辆,手把手教他们运用“故障树分析法”;冠军组则以竞赛为目标,通过“每周一赛”模拟实战压力。各组合之间互相帮助,以老带新,共同进步。

这套传帮带的培养体系催生了“冠军产业链”:贺希获全国技术能手,和学生参加2023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(中职组)汽车维修师同赛道,斩获一等奖;杨文浩指导的刘耀木获国赛金牌,刘耀木如今已开始带徒,其学生在2024年四川省赛中斩获一等奖。任东说:“传帮带的本质,是让工匠精神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。”

除了技能培养,任东也格外关注学生的身心健康。全国技术能手贺希在赛前出现手抖症状,任东就让他每天花30分钟练习用筷子夹玻璃珠,同时播放赛场噪声模拟环境。3个月,贺希的稳定性提升60%,成功克服心理障碍。

“任老师常说‘修车修心’,他经验丰富又细心友爱,总能知道我们什么时候需要鼓励,什么时候需要‘敲打’。”贺希说。

从实训车间的青涩学子,到企业里的技术骨干,再到讲台上的职教名师,任东用扳手“拧”出了一条职教人的精彩道路。他说:“职教老师的价值,就是让每个学生相信,无论出身如何,只要肯钻研、肯拼搏,都能靠技能实现梦想。”

如今,任东仍在实训车间与讲台间奔波,手臂上的疤痕、掌心的厚茧,都是他践行“技能报国”初心的勋章,而那些在他指导下成长起来的学生,带着他传递的工匠精神,在各行各业转动着独属于“扳手”的精彩。

教育最美的样子

■ 何大鹏

教师节这一天,我“偷得浮生半日闲”,踱回曾经奋斗过的旧地——平昌县兰草小学。夕照斜斜地穿过黄葛树的枝叶,碎金似的撒在斑驳的操场上,看见展示墙上的“校长六问”和入画的罗汉奇松,恍如隔世。实则,我离开不过半月有余,这次重返竟觉如远行客初归,心下不免暗自失笑。

“何校长,啥时候回来的?”一声问候打破思绪的宁静,旧同事们闻讯而来,彼此笑逐颜开,互道珍重。言谈间,昔日教研争辩、活动筹划乃至课后小聚的点点滴滴,涌上心头。他们道我几天不见,又长胖了;我笑问他们学生可好,他们便说起几个顽皮孩子的近况。言语间,温情脉脉,竟不觉日影西移。

正值晚餐时分,孩子们排队打饭,忽有眼尖者瞥见我,一声“校长好”如石投静水,激起涟漪阵阵。孩子们竟不顾队列,纷纷涌来,将我围在中央。一张张红扑扑的小脸仰着,眼眸清亮如泉。

“校长,您到哪里去了?”一个扎羊角辫的小女孩扯着我的衣角问。我俯身笑道:“到坦溪小学去了。”“坦溪在哪里?远不远?您还回来吗?”问题如连珠炮般袭来,我竟不知先答哪一个好。只能摸摸这个的头,拍拍那个的肩,心中一股暖流淌过。

忽见低年级放学,二年级的小儿蹦蹦跳跳而来,伸出手要与我击掌。那掌心温热,击在我掌上,清脆一响,他便得意地笑了,如得了什么奖赏般跑开。又有一个三年级的孩子张开双臂扑来,给我一个结实的拥抱——这原是昔日我站在校门门口送他们回家时的旧习,不想这孩子还记得。还有一个初入一年级的小不点儿,蹦蹦跳跳地走到我面前,仰头叫道:“校长爷爷,好久没看到你了,好想你。”言语稚嫩,却如重锤击在我心坎上。我蹲下身,看见他眼中自己的倒影,竟有些模糊了。

这些孩子,这些灿烂笑容,这些清澈眼眸,岂不是教育最美的模样?我终日忙于教务、考核、评估,有时竟忘了教育之本,不过是一颗心与另一颗心的相遇、一个灵魂与另一个灵魂的碰撞。

离开兰草小学,返归坦溪小学途中,车窗外熟悉的场景令我想到:教育何尝不是如此?我们播种,我们浇灌,我们等待,却不急于看见收获。那些曾经付出的关爱与耐心,或许不会立时开花结果,却已然在孩子心田埋下种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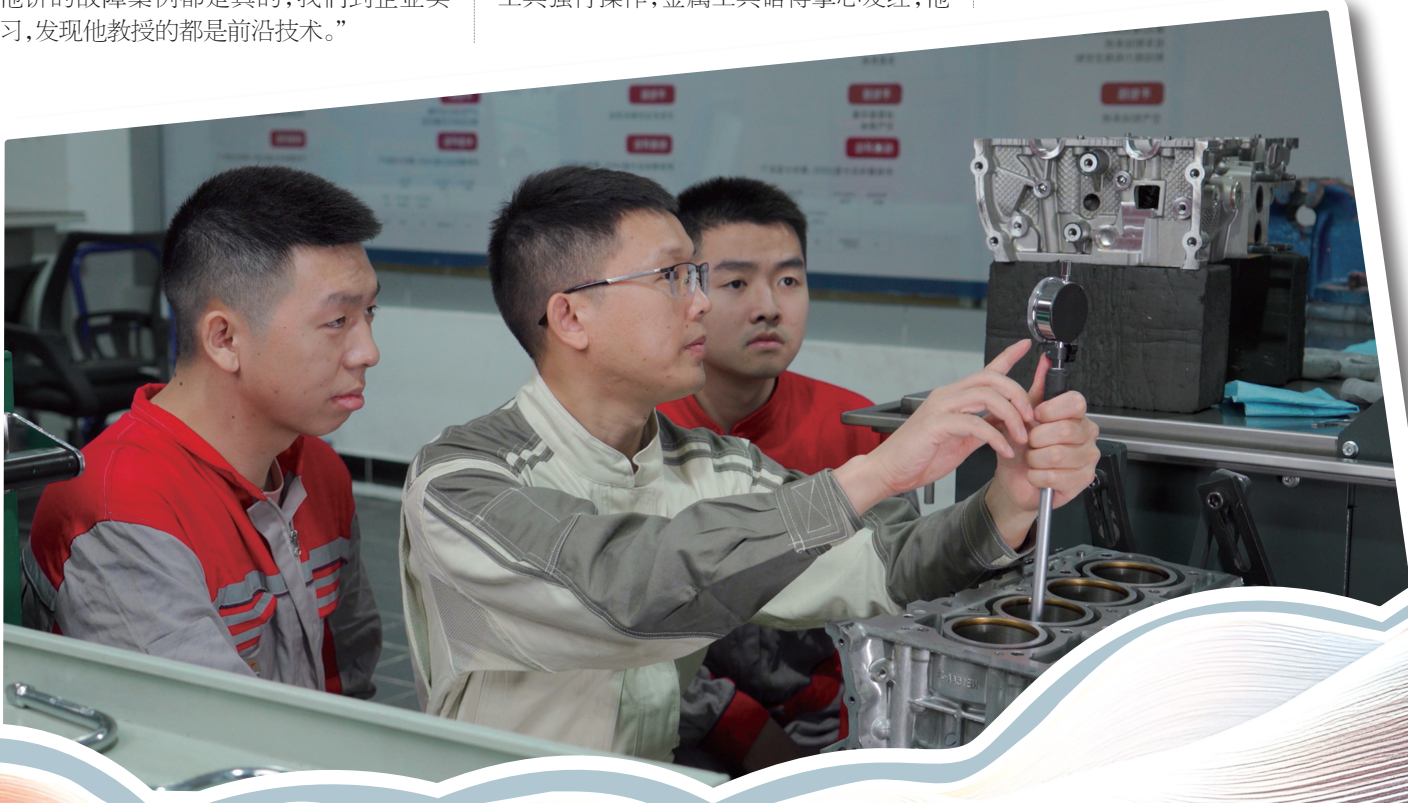
及至坦溪,夜幕已垂。新学校的办公室里灯火通明,同事们还在忙碌,见我归来,皆笑脸相迎。我知道,在这里,同样会有一群孩子,用他们清澈的眼睛注视着我;同样会有一群教师,与我同心同德、同向同行。

教育一事,说到底不过“真心”二字。把孩子放在学校的中央,不是口号,而是每日的实践;把教师放在最温暖的地方,不是标语,而是真切的关怀。在兰草如此,在坦溪亦当如此。

是夜,我伏案记录今日所见所感,忽觉教育人生之幸福,大抵就在于这些不经意的感动:那些涌来的孩子,那些击掌与拥抱,那声“校长爷爷”的呼唤。它们如星光,照亮教育之路;如清泉,滋润从教之心。

原来,我心中教育最美的样子,从来不在高楼大厦,而在孩子们灿烂的笑容里;最好的教育成果,从来不仅是分数名次,更是这些清澈眼神中不灭的光亮。

兰草依依,坦溪涓涓,皆是教育最美的样子。



任东(中)细致地指导学生。

以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 谱写教育强国建设华章

